1.

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

         從小到大，我都十分討厭他，討厭他表裡不一，討厭他對外人寛容，討厭他對自己人苛刻。

         在家中﹐我是么子，生性比較好動，行事不太愛循規蹈矩。在我之上，尚有三個姐姐，是家中唯一的男丁。小時候的生活，並不輕鬆。雖然家境尚算富裕，生活需求都不成問題，但我的生活並不自由，常常受到約束。我的三個姐姐性格雖然都各有不同，但都有一個共同通點︰愛管着家中唯一的弟弟。不是不准我這樣，就是不准我那樣；若不督促我如此如此，便是指示我如何如何。在家中的一舉手、一投足，都要嚴格跟着她們定下的「家規」，既不能隨意開懷大笑，亦無法輕易傷心流淚。我總是覺得，她們對我這個弟弟太負責任，比母親更母親。所以，我常常對我的朋友開玩笑地說︰「我家中有四個母親。」不知道我是否因為已經有着三位姐姐的「盡責」監護，我的母親反而對我較為寛容。有時候，三位姐姐規約得我太緊，反而是母親護着我，替我「鬆一鬆綑縛」。幸好，儘管我的三個「母親」對我嚴厲，但尚有少許「母性」，某些節日、或重要日子，都會忍不住以「他還是個孩子呀！」作為理由，對我的忍不住稍為放肆的行為，放過我一馬。在侷促的家庭生活中得以喘得一口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除了他！只有他那張完全板起的嘴面，將我在家中唯一可以放鬆的空間也扼殺。

         即使家中的母親和姐姐們對我管束得再緊，總有放鬆的時候，尤其看見我有時實在被管得太辛苦，心總會軟下來。只有他！他從來都不會放過我！「身為男子，做人當然要堅強！凡事都要規行矩步，不可有任何的放鬆！待人處事，每每都要認真審慎，絕不能掉以輕心，有任何差錯。對自己嚴格，才可以凡事問心無愧，頂天立地……」他這些「金科玉律」，我從小就被逼聽得滾瓜爛熟，幾乎背了下來。我的母親和姐姐們，從來都不敢違抗他任何的意旨。他甚至不需要板起嘴臉，只要瞪一眼、咳一聲，家人便肅然起來，認真做事，從不敢越軌。也許，姐姐們對我的嚴格監管，也是對我好。若然我是全權交由他管理，我一定會被他的諸多「苛法」壓成一張紙片，無法動彈。有時，我不禁會好奇，母親她作為家中最溫柔，對人最和善的人，為何會選擇這個只有在古代武俠小說中才會出現的古板「郭靖」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其實，他對我嚴格，也沒有不好。不論做人做事，他的嚴格，確實好好地把我鍛煉成一個有擔當的人。小時候或許未懂事，面對他的高壓教導，我總是不忿地鼓着腮、含着淚、氣沖沖地聽從他的話說，每一個仔細的行為都依從他的指導。小時候的我很幼稚，對他嚴格的管治總是很不滿，但卻很有道理，他的教訓往往令我無言以對。所以我便對他來了一個反監察，仔細觀察他的一言一行，發誓要找出他的「破綻」，好好揶揄他一番，教得他「人無完人」的道理。但是，我永遠都失敗。這種反觀瘵，甚至驚怕了我。他對自己的嚴格，實在不能用比我嚴格十倍、百倍來形容。他是他自己的魔鬼教練。他教導我做人必須守時，絕不能遲到一秒鐘。他自己則往往在約定時間前十五分鐘已經到達。要比他更早出現，恐怕要學張良徹夜在橋上等黃石公了。他經常說︰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，諾承他人的事，他不但必定會做好，還會超越他人預期，甚至還認為自己做得尚有不足，懇請他人指教。他的認真程度，可謂走火入魔。

        後來，年紀稍大，略為懂事之後，我也開始明白他的用心。的確，從小接受嚴格的行為規管，不為自己找任何鬆懈的藉口，使我成為了朋友之間最能託負的人。我從不說虛詞假話，所以我的朋友很信任我。我從不會無故缺席或遲到一秒，所以我的朋友都十分信賴我。我做事十分謹慎嚴格，所以我的朋友對交託我的事都非常放心。漸漸地，我成為了朋友之間的中心，甚至有後輩以我為榜樣。我亦引以自豪。我母親有時還抿嘴笑道︰「你真是他的小號模板！難怪我越來越疼惜你。」母親原來喜歡他的古板，真古怪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我討厭他！他對我嚴格令我很難喜歡他、親近他；但他對其他人的寬容，卻令我有點兒憎恨他、疏遠他。

        小時候，身為小孩子的我最喜歡新年，因為可以到爺爺嫲嫲的家中拜年，得到最疼愛我的爺爺嫲嫲的呵護，是我全年中最能放鬆、甚至放肆的一天。新年當天，大家聚首一堂，其樂融融，儘管幼時的我還未能分清誰是叔叔、誰是姑姑。但有着一群與我年紀相約的堂兄弟姊妹伴我一起耍樂，加上我是長子嫡孫，深感每位親戚厚愛，新年時節，永遠是我最能瘋癲的日子。本來應是這樣的！但不知道是否礙於他在家族的身份地位，要在所有後輩面對立下榜樣，新年當天對我的管治反而是最嚴格。幼時的我稍有不穩重，他馬上打罵兼備，連其他人親友也勸阻不住，只有爺爺平淡的一句︰「算了吧！」他對我的打罵才戛然而止。也許我從少在家中也是在親人面前被打罵慣了，這樣的情況我倒也不感到委屈。但是！但是！當我看到其他堂兄弟姊妹與我一樣在吵鬧、在放肆，他竟然不理！他非但不理，甚至仍笑面迎人，笑着說︰「弟弟，你的兒子很活潑啊！」

        記得有一次，堂弟允行不小心打翻了一杯汽水，沾濕了他新買的衣服。我當時實在為允行擔憂，不知允行會受到什麼懲罰。正當我想好了為允行求情的說話。他居然笑着說︰「我沒有事。允行，你有沒有受傷？」叔叔正要打罵允行，反倒是他阻止了叔叔，說道︰「小孩子不小心犯錯，原諒他就好了。不要如此嚴厲。」我當場震驚了，甚至懷疑眼前的他是不是自己認識的他。若是換着打翻汽水的我。不！只要是我，就算拿着水杯把清水弄瀉出來，他也絕不會放過我，在打罵兼施之下命令我當場抹乾地方，尊重對在場所有人道歉。而他，此時的他，卻判若兩人，一副我從沒見過的慈愛臉孔居然顯露人前，卻從不顥露於我。

        不只如此，他對親戚們寛容，對外人更是寛大仁慈，永遠只有讚賞，沒有半句苛責。他本身是小提琴高手，自幼受他的薰陶下，姐姐們和我自然也要苦練小提琴。尤其是身為家中唯一的男子，他更是對我寄寓厚望。每一個音符、每一套指法、每一次運弓，都絲毫不能有任何差錯。再者，以他在音樂上的造詣，可不是完整地演奏樂曲上每一個音符便可獲得他的認同。他要求音樂要有生命力，要求了解和演釋作曲家的心意，要求演奏者要將自己的靈魂灌注在琴中。對他來說，小提琴演奏的道路是永無止境的，而我亦必須緊貼他的步伐，絕不能落後。然而，我並不明白，他可以在我演奏的每一顆音挑剔出不夠完美的地方，但他從來不會批評其他人的演奏。觀賞賽事的事，他總是對其他參賽者點頭表示認可。即使參賽者有明顯的失誤，或是連我也可以輕易指出的不足，他總是說︰「修端，不要這麼苛刻。人家也是付出了努力。能力不足是要體諒的，鼓勵才能令人家進步。」什麼？不要苛刻？那麼我呢？我怎麼從沒有從您身上收到任何體諒和鼓勵？我的進步，永遠來自他的嚴苛。為何他可以有如此的反差？為何他對他人與對自己人的態度可以如此不同、不公平？為何他可以如此表裡不一？我不明白，所以我討厭他！

         雖然我討厭他，但我沒有放棄他所教我的一切。這並非是因為我怕了他，而是我心裡十分明白，他的教導，真的令我成長。長大後，我也練就了對自己極為嚴格的態度，即使沒有任何人在旁提醒自己，我內心深處都有着無形的他、無形的我在逼迫自己，嚴守自己定下的規則，作為做人的原則，永不違背。其嚴格的程度，至今我的妻子仍會半開玩笑地對我說︰「幸好我不是你的女兒，否則我可糟糕！」而我這種嚴格的性格，也應用到與我一起共事的人身上。一來，我認為嚴格是美德，不論對己對人。二來，內心尚有反叛的我，要以行動證明他的那表裡不一的虛偽。

         從小受着他各方面嚴格的教導，使我在各方面都能獨當一面。投身社會後，憑着我的實加和嚴謹的律己態度，我很快便獲得賞析，成為工作上的領導人物。我的嚴格管理，自然使我所領導的團體越趨成熟，勇創佳績，成為行內業界的精英。每一位同事都被我培訓成能以一敵百的猛將。可是，在我的高壓管治之下，亦對我的成員造成了極大壓力。他們在背後也批評我不近人情、冷面鐡人。事實上，我任職多年，在我高壓嚴苛的管治下，確實有不少人受王住我的嚴厲而退出。但我並不認為我對人嚴格的態度有任何不妥。我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，我是如此被成就出來的。這是邁向成功必須的態度。熬不住的人都是能力和心理質素不足的人，是汰弱留強的結果。真正有實力的精英，自然會留下。而我所管治的團隊，亦是一直以來憑着我對眾人的嚴苛的態度而過關斬將，走到今時今日的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  怎料到，我對人嚴苛不放的態度，差點鑄成大錯。諷刺的是，助我挽回如此大錯的人，卻是那位我一直討厭，認為是表裡不一的他。而且，還是用他那種對人寬容的態度。

         記得那一年，公司公布週年業績，在我嚴格的帶領下，自然是我的團隊奪冠。然而，我卻沒有讓我的團隊鬆懈，好好放假慶祝，來一個公司旅遊。因為當時崛起了一個新興市場，有甚多強勁的集團對我們公司競爭。為了先拔頭籌，我取消了公司原定安排的週年渡假旅遊，要求所有成員到我家中商討作戰會議。雖然如此苛刻的命令，必定令我的成員怨聲載道。但是，他們也許習慣了我強硬的作風，也只是抱怨幾句，便悻悻然地跟着我到家裡繼續公務。除了一心。

         一心是我團隊最出色的成員，可謂我的副手。若我因公務不在公司，團隊便是由他帶領。他亦是跟從我最久的成員。他剛剛入職，就成為我這個當時剛升任為小組組長的助手，一直陪伴我奮鬥到如今的精英團隊，任勞任怨。我亦將我所學傾囊相授。一心亦經常來我家作客，與我的家人十分相熟。我與一心的關係，可謂亦師亦友。他亦是當初加入我小組時的一眾成員中，唯一一個留到最後的人。可是，當我收到公司將會面對新的勁敵時，只顧公司業績的我卻忽略了一心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還記得那天，一心悉眉苦臉的樣子跟我來到家中，我卻不以為然，只認為一心有些疲倦而已。在與團隊商討對策期間，一心明顯心不在焉。當時我極其不滿。作為團隊中第二把交椅的一心，宛如第二個我，居然如此一蹶不振的樣子，如何帶領團隊？我用了慣常苛刻不客氣的話，對一心說︰「若是你如此不願意，你不需要留在此，你走吧！我們團隊不需要你這樣的人！」眾人看見了我對一心如此不客氣，都面面相覷，大感愕然。豈知一心反應極大，大喊道︰「你知不知道我有久沒有陪伴我的兒子！？」一心從來都不會如此公然反抗我，況且當初我要求大家開會時，一心亦點頭答應了，即表示他明白需要犠牲陪伴家人的時間。一心下了如此承諾，現在居然為了私事而違反承諾，放棄公事、放棄一起奮鬥的同事？如此自私和無理的行為，我絕不容忍。「我和其他同事們不也一樣麼？我已經連續三個多月沒有與我的兒子見面！若你真的如此重視你的兒子，那麼請你立即離開！」其他同事時看見場面如此疆硬，都想勸說我倆。但一心馬上站起，奇怪的是他並沒有走向大門，反而走進了厠所。我卻認為一心只是到厠所洗臉冷靜一下，再回來重新投入工作。此時，一直在旁觀看着我們開會，笑面迎人為我和同事們遞茶的他，卻急步走向厠所拍門。一心沒有回應，他便開始大力衝撞厠所門。我嚇了一跳，心想他如此着急一心，必定大事不妙。我和同事馬上合力撞開厠所門，便看見一心竟然正在用剃刀割着手腕。我們即時上前阻止，他更是把一心帶到沙發好言安慰，才令一心慢慢從激動的情緒穩定下來。大家見情況突然如此，也無法繼續開會，便在他的勸解下，請我的同事回家好好休息。而一心則由他通知家人，接一心回家。

         當眾人不歡而散，家中只剩下他和我時，他拍了拍沙發，要我坐在他的身旁。我本以為又要接受他久違的苛責。誰知此刻我卻在他眼中看到了我從未看過的慈愛、寬容和憐惜。他用那一直對人寬容，卻從未對我寬容的語氣說道︰「我知道你一直很恨我對他人寬容，對你卻很嚴格。但你又深明嚴以律己的重要，所以你也如此嚴格對待他人，如同對待自己，對吧？」我頷首。他又說︰「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我一直對你很嚴格？對他人卻很寬容？」我有些錯愕。這個問題，我一直想問，但從不敢提出，沒想到他自己卻提了出來。他輕撫我的頭，說道︰「你真的很像我。不枉我從小對你的栽培。你知道，嚴以律己，是磨煉自己茁壯成長的要素。不嚴格要求自己、管束自己，自己又怎會審慎行為、認為做人？所以你即使再不喜歡我，你也聽從我的嚴格教導。潛而默化之下，你也養成了這個習慣，可以獨立地要求自己。這我很安慰。」他頓了頓，又說道︰「可是，傻孩子啊！對自己嚴格，卻不能對他人也嚴格啊。不論對人的要求，還是面對他人犯錯，都要寬容。因為，我們始終不是他人，不了解他人的苦衷。自己的能力、承受力，自己很清楚，所以自己可以對自己很嚴格。但是，我們卻不能以為自己可以嚴格，就把同一尺度放在他人身上，因為你始終不能代表他人，以自己的嚴格對待他人，是一種自我中心，自私的行為。」對人寛容，除了是令大家做事都能留有餘地，能好好磨合之外，更是立在他人立場，了解他人，為他人着想，而非自把自為把一套適用於自己身上的原則強加於人。其實這個道理很顯淺，我本來應該知道。可是可能因為我從小很不滿他對人寛容卻對自己和我很嚴格，所以我有股對着幹的心態，而忽略這個簡單道理。若非一心，若非此刻他一反常態地溫柔對我說話，我也不會有這刻的醒悟。

         那夜，他跟我促膝長談，說了一個我從沒聽過的故事。原來當然他和我一樣，受着爺爺嚴肅的教訓，為人處世亦十分古板嚴肅，令人討厭。不過他處事認真，從不出錯，所以也沒有帶來什麼問題。直至有一次，一位跟他並肩作戰的摯友，因為受不住他的嚴格壓迫，精神過份緊張，工作上犯了大錯，而他卻沒有體諒他的摯友，依舊按照規矩嚴懲，導致他的摯友扺受不住壓力，精神失常，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恢復過來。自此之後，他抛開了以往對人冷冰冰的面具，學懂了寬以待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那晚，我輾轉反側，反思了許久。回憶過去他對我種種的嚴格，把我訓練成嚴以律己的精神，以及以往在我眼中很不屑的寬以待人，再想想一心的事，又想想我三個月沒有見面的兒子……實在睡不着，便爬起來，隨手拿起一本，無意中卻掀到了一頁，寫着︰

        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

          這是我小時候他教我的。那時我仍然十分懵懂，對此話一知半解。但現在我明白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謝謝您一直以來教導我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，並且身體力行，無時無刻以身作則，向我體顯這種美德，令我成為一個穩重寛容的人。您放心吧！我也會遵循你的腳步，同樣教導我的子女，將這種美德承傳下去。爸爸！

字數︰5647